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八十四回 復原職倪繼祖成親 觀水災白玉堂捉怪

且說倪忠在公堂之上，便說起奉旨上杭州接太守之任，如何暗暗私訪，如何被馬強拿去兩次：「頭一次多虧了一個難女，名叫朱絳貞，乃朱舉人之女，被惡霸搶了去的，是他將我主僕放走。慌忙之際，一時失散，小人遇見個義士歐陽春，將此事說明。義士即到馬強家中，打聽小人的主人下落。誰知小人的主人又被馬強拿去下在地牢，多虧義士歐陽春搭救出來。就定於次日，義士幫助捉拿馬強，護送到府。我家主人審了馬強幾次，無奈惡霸總不招承。不想惡霸家中被劫，他就一口咬定，說小人的主人結連大盜明火執杖，差遣惡奴進京呈控。可憐小人的主人堂堂太守，因此解任，遭這不明不白的冤枉。望乞眾位大人明鏡高懸，細細詳查是幸。」范大人道：「你主人既有此冤枉，你如何此時方來申訴呢？」倪忠道：「只因小人奉家主之命，前往揚州接取家眷。及至到了任所，方知此事，因此急急趕赴京師，替主鳴冤。」說罷，痛哭不止。陳公公點頭道：「難為這老頭兒，眾位大人當怎麼辦呢？」文大人道：「倪忠的呈詞正與太守倪繼祖、義士歐陽春、小童艾虎所供俱各相符。惟有被劫一案，尚不知何人，須問倪繼祖歐陽春，便見明白。」吩咐帶倪太守與歐陽春。不多時，二人上堂。文大人問太守道：「你與歐陽春定於何時捉拿馬強？又於何時解到本府？」倪繼祖道：「定於二更帶領差役捉拿馬強，於次日黎明方才到府。」文大人又問歐陽春道：「既是二更捉拿馬強，為何於次日黎明到府呢？」歐陽春道：「原是二更就把馬強拿住，只因他家招募了許多勇士與小人對壘，小人好容易將他等殺退，於五更時方將馬強馱在馬上。因霸王莊離府街二□五六里之遙，小人護送到府時，天已黎明。」

文大人又叫帶郭氏上來，問道：「你丈夫被何人拿住？你可知道麼？」郭氏道：「被個紫髯大漢拿住，連小婦人一同捆縛的。」文大人道：「你丈夫幾時離家的？」郭氏道：「天已五鼓。」文大人道：「你家被劫是什麼時候？」郭氏道：「天尚未亮。」文大人道：「我看失單內劫去許多物件，非止一人，你可曾看見麼？」郭氏道：「來的人不少，小婦人嚇的以被蒙頭，那裡還敢瞧呢。後來就聽賊人說：『我們乃北俠歐陽春帶領官役前來搶掠』，因此小婦人失單上有北俠的名字。」文大人道：「你丈夫結交招賢館的朋友，如何不見？」郭氏道：「就是那一夜的早起，小婦人因查點東西，不但招賢館內無人，連那裡的東西也短了許多。回大人，我丈夫交的這些朋友，全不是好朋友。」文大人聽了，笑對眾人道：「列位聽見了。這明是眾寇打劫，聲言北俠與官役、移害於人之意無疑了。眾人道：「大人高見不差。歐陽春五鼓護送馬強，焉有黎明從新帶領人役打劫之理？此是眾寇打劫無疑了。」又把馬強帶上來，與倪忠當面質對。馬強到了此時再無折辯，就一一招了。

文大人吩咐將太守主僕北俠艾虎另在一處候旨，其餘案內之人分別收監。共同將復奏摺子擬定，連招供並往來書信，預備明早謹呈御覽。天子看了大怒，卻將摺子留中。你道為何？皆因仁宗為君，以孝治天下。其中關鍵著皇叔趙爵不肯深究，止於發上諭，說：「馬朝賢監守自盜，理應處斬。馬強搶掠婦女，私害太守，也定了斬立決。郭氏著勿庸議。」所有襄陽王之事一概不提：「倪繼祖官復原職。歐陽春義舉無事。艾虎雖以小犯上，薄有罪名，因為御冠出首，著寬免。」

倪繼祖具摺謝恩，旨意問朱絳貞釋放一節，倪繼祖一一陳奏；又隨了一個夾片，是敘說倪仁被害，李氏含冤，賊首陶宗賀豹，義僕楊芳即倪忠，並有倪仁玉蓮花，如何失而復得的情由，細細陳奏。天子看了，聖心大悅，道：「卿家有許多的原委，可稱一段佳話。」即追封倪仁五品官銜，李氏封誥隨之。倪太公倪老兒也賞了六品職銜，隨任養老。義僕倪忠賞了六品承議郎，仍隨服役。朱絳貞有玉蓮花聯姻之誼，奉旨畢姻。朱煥章恩賜進士。陶宗賀豹嚴緝拿獲，即行正法。倪繼祖磕頭謝恩，復又請訓，定日回任。又到開封府拜見包公。此時北俠父子卻被南俠請去，眾英雄俱備歡聚一處。倪太守又到展爺寓所，一來拜望，二來敦請北俠小俠務必隨同到任。北俠難以推辭，只得同艾虎到了杭州。倪太守從新接了任後，即拜見了李氏夫人，與太公夫婦。李氏夫人依然持齋，另在靜室居住。倪太守又派倪忠隨了朱煥章同去，遷了倪仁之柩，立刻提出賀豹正法祭靈後，安葬立塋。白事已完，又辦紅事。即與朱老先生定了吉日，方與朱絳貞完姻。自然是熱鬧繁華，也不必細述。北俠父子在任，太守敬如上賓，待諸事已畢，他父子便上萊花村去了。

且說仁宗天子自從將馬朝賢正法之後，每每想起襄陽王來，聖心憂慮。偏偏的洪澤湖水災連年為患，屢接奏摺，不是這裡淹了百姓，就是那裡傷了禾苗，盡為河工消耗國課無數，枉自勞而無功。這日單單召見包相，商酌此事，包相便保舉顏查散，才識諸練，有守有為，堪勝此任。聖上即升顏查散為巡按，稽查水災，兼理河工民情。顏大人謝恩後，即到開封府，一來叩辭，二來討教治水之法。包公說了些治水之法，雖有成章，務必隨地勢之高低，總要堵泄合宜，方能成功。顏查散又向包公要公孫策白玉堂，同往幫辦一切，包公應允。次日早朝，包公奏明瞭，主簿公孫策護衛白玉堂隨顏查散前去治水，聖上久已知道公孫策頗有才能，即封六品職銜；白玉堂的本領更是聖上素所深知之人，准其二人隨往。顏巡按謝恩請訓，即刻起程。

一日來到泗水城，早有知府鄧喜迎接大人。顏大人問了問水勢的光景，忽聽行外百姓喧嘩，原來是赤堤墩的百姓控告水怪。顏大人吩咐把難民中有年紀的喚幾個來問話。不多時帶進四名鄉老，但見他等形容憔悴，衣衫襤褸，若不可言，向上叩頭，道：「救命呀！大人。」顏大人問道：「你們到此何事？」鄉老道：「小民連年遭了水災，已是不幸，不想近來水中生了水怪，時常出來現形傷人。如遇腿快的跑了，他便將窩棚拆毀，東西掠盡，害得小民等時刻不能聊生。望乞大人捉拿水怪要緊。」顏大人道：「你等且去，本院自有道理。」眾多老叩頭出街去了。知會了眾人，大家散去。顏大人與知府談了多時，定於明月登西虛山觀水。知府退後，顏大人又與公孫先生白五爺計議了一番。

到了次日，乘轎到西虛山下，知府早已伺候，換了馬匹，上到半山，連馬也不能騎了，只得下馬步行，好容易到了山頭，但見一片白茫茫沸騰澎湃，由赤堤灣浩浩蕩蕩漫到赤墩，順流而下，過了橫塘，歸於楊家廟。一路沖浸之處，不可勝數。慢說房屋四分五落，連樹木也是七歪八扭。又見赤堤墩的百姓，全在水浸之處，搭了窩棚棲身，自命名曰「捨命村」。他等本應移在橫塘，因路途遙遠，難以就食，故此捨命在此居住。那一番慘淡形景，令人不堪注目。

旁邊的白五爺早動了惻隱之心，暗想道：「黎民遭此苦楚，連個窩棚沒有，還有水怪侵擾，可見是禍不單行。但只一件，他既不傷人，如何拆毀窩棚，搶掠東西呢？事有可疑。俺今日夜間倒要看個動靜。」他卻悄悄的知會了顏巡按，帶領四名差役，暗暗來到赤堤墩，假作奉命查驗的光景。眾百姓俱備上前叩頭訴苦。白玉堂叫他們騰出一個窩棚，進去坐下。又叫幾個老農，大家席地而坐。又細細問了水怪的來蹤去跡：「可有什麼聲息沒有？」眾百姓道：「也沒有什麼聲息，不過嘔嘔亂叫。」白玉堂道：「你們仍在各窩棚內隱藏。我就在這窩棚內存身，夜間好與你們捉拿水怪。你們切不可聲張，惟恐水怪通靈，你們嚷嚷的他知道了，他就不肯出來了。」眾百姓聽了，登時連個大氣兒也不敢出，立刻悄語低言，努嘴，打手勢。白玉堂看了，又要笑又可憐，想來被水怪嚇的膽都破了。白玉堂回手在兜肚內摸出兩個銀子，道：「你們將此銀拿去，備些酒來。餘下的你們羅米買柴。大家吃飽了，夜間務必警醒。倘若水怪來時，你們千萬不可亂跑。只要高聲一嚷，就在窩棚內穩坐，不要動身。我自來道理。」眾百姓聽了，歡天喜地，選腿快的尋找酒食去，腿慢的整理現成的魚蝦。七手八腳，登時的你拿這個，我拿那個，白五爺看了也覺有趣。仍叫這幾個有年紀的同自己吃酒，並問他水勢兇猛的情形。問他如何掃壩，再也打疊不起。眾鄉老道：「惟有山根之下水勢逆，到了那裡是個旋渦，那點兒地方不知傷害了多少性命。雖有行舟來往，到了那裡，沒有不小心留神的。」白五爺道：「旋渦那邊是什麼地方？」眾鄉老道：「過了旋渦，那邊二三里之遙，便是三皇廟了。」白五爺暗記在心。

吃畢酒飯，早見一輪明月湧出，清光皎潔，襯著這滿湖蕩漾，碧浪茫茫，清波浩浩，真是月光如水水如天。大家閉氣息聲。錦毛鼠五爺踱來踱去，細細在水內留神。約有二鼓之半，只聽水面唵喇喇一聲響。白玉堂將身軀一伏，回手將石子掏出。見一物跳上岸來，是披頭散髮，面目不分，見他竟奔窩棚而去。白五爺好大膽，也不管妖怪不妖怪，有何本領，會什麼法術，他便悄悄尾在後

面。忽聽窩棚內嚷了一聲道：「妖怪來了！」白玉堂在那物的後面吼了一聲，道：「妖怪往那裡走！」嗖的一聲，就是一石子，正打在那物後心之上。只聽撲麻一聲，那物往前一栽。猛見那物一回頭，白五爺又是一石子飛來，不偏不歪，又打在那物面門之上。只聽拍的一聲響，那怪哎喲了一聲，咕咚栽倒在地。白五爺急趕上前，將那妖怪按住。早有差役從窩棚出來，一齊湧上，將妖怪拿住，抬在窩棚一看，見他哼哼不止，原來是個人，外穿皮套。急將皮套扯去，見他血流滿面，口吐悲聲，道：「求爺爺饒命呀！」剛說至此，只聽那邊窩棚嚷道：「水怪來了！」白玉堂連忙出來，嚷道：「在那裡？一並拿來審問。」又聽那邊喊道：「跑了，跑了！」白五爺這裡叱咤道：「速速追上拿來，莫要叫他跑了。」早已聽見水面上「撲通」「撲通」，跳下水去了。

眾鄉老聚在一處，來看水怪，方知是人假扮水怪搶掠。一個個摩拳擦掌，全要打水怪以消忿恨。白五爺攔道：「你等不要如此，俺還要將他帶到衙門，按院大人要親審呢。你等既知是假水怪，以後見了務必齊心努力捉拿，押解到按院衙門，自有賞賚。」眾鄉民道：「什麼賞不賞的。只要大人與民除害，難民等就感恩不淺了。今日若非老爺前來識破，我等焉知他是假的呢。如今既知他是假的，還怕他什麼。倒要盼他上來，拿他幾個。」說到高興，一個個精神百倍。就有沿岸搜尋水怪的，那裡有個影兒呢，安安靜靜過了一夜。

到了天明，眾鄉民又與白五爺叩頭：「多虧老爺前來除害，眾百姓難忘大恩。」白五爺又安慰了眾人一番，方帶領差役，押解水賊，竟奔巡按衙門而來。

未知後文審辦如何，下回分解。